

醫藥進步

第一輯

醫藥進步第一輯

第一篇 傷寒溫病之部

第一章 傷寒中風之研究

第一節 總論

中風與傷寒，往昔多以榮衛氣血等名詞解釋之，或無已有中風乃風傷衛，傷寒乃寒傷榮之說，書容川謂中風乃風傷太陽之肌腠，而中榮血，傷寒乃寒傷太陽之膚表，而傷衛氣，後學莫衷，夫所謂榮衛者，榮即血液，寒傷榮血，乃妨害白血球之繁殖，而抗毒素，實白血球之所由生，亦即傷榮致病之因，衛即體溫，直接關夫血液之循環，臟腑之運化，傷榮者必可牽及於衛，傷衛者亦可波及於榮，但能察其寒溫之程度隨症施法，無不立效。又奚爭執夫榮衛氣血耶！夫中醫治病，重在辨症，大凡急性傳染病之前驅症，兩脈皆頭項強痛而惡寒者，命名曰太陽病，再視其人兼症之不同，或以桂枝湯，或與麻黃湯，二者雖同屬太陽病，而病理則異，未能確認，焉望善果。

第二節 溫病傷寒命名之原理

中風傷寒，非一則專傷於風，一則專傷於寒也，勢有所傷，虛而熱生，寒風乘之，

雖名中風，實傷寒而來溫也。風溫乃溫病之正病，實寒熱之由分也，傷寒論風溫雖未立方，想爲後人所遺，或謂仲景不知治溫，乃不思也。如通以溫病自樹，自謂可與仲聖爭半壁河山者，實學而未思也。體素不健，體溫素低，寒復乘之，血凝不行，定名傷寒。如傷寒論，服桂枝湯，大汗出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入參湯主之，則知傷風即有變爲溫病之一例，而以風溫爲溫病之正病也。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血液失其導熱之常軌，毛孔復失其散熱作用，而有寒熱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者，白虎加入參湯主之，轉變頗緩，且太陽傷寒有十三日不解者，故爲之傷寒。

第三節 溫病傷寒受病之原理

溫病難由傷風中，但偏重於虛發在熱，風寒相乘也，東垣以內傷立說，仲聖以外感爲因，可謂互相發明矣。如案牘勞心，傷思傷腦，害後傷力，失意傷神，皆可傷及血液，而熱生焉，遂爲溫病之主因，身體素弱，體溫必低，是爲傷寒之主因也。

第四節 溫病原理

(1) 發熱 原由熱生，毛孔爲疏熱器官，外寒襲之，熱反不能大量輸出，故集膚表也。

(2) 汗出

發熱則汗腺弛緩，寒襲則毛孔疏熱，作用反緩，熱極而汗出也。

(3) 惡風

發熱則不畏寒，毛孔開則畏風之入襲，雖以寒起，而反惡風也。

(4) 脈緩 熱則血壓高漲，有充血生滯之象，故脈緩也。

(5) 不汗 身健不虛者，雖熱不汗，亦即溫病輕重之所由分。

第五節 傷寒之病理

(1) 或已未發熱，體溫既低，雖寒束毛孔，體溫無由放散，以溫低而發熱亦緩也。

(2) 惡寒 未發熱之惡寒，內溫既低，末梢神經，反有惡寒之表示也，已發熱之惡寒，乃內溫既低，猶畏寒之內襲也。

(3) 體痛 不通則痛，微血管受寒之刺激，血凝不行，故體痛也。

(4) 咳逆及嘔逆。僅傷及膚表，肺失其呼吸之佐，昔謂肌腠與肺為表裏。血液淋巴無管液之運輸，有將體內廢物輸送體外，以營新陳代謝作用，而肌表之閉結，尤可直接妨礙血液等之運輸也。肺之作用因是生障，故嗽，血液不行，則胃失其用，故嘔，或謂邪在陽明少陽乃嘔，邪在太陽則不嘔者非也；要知人體雖有臟腑絡脈之別，然以大動脈貫及全體之微血管，無管液導之影響各器官，自不得拘於太陽陽明及少陽也，仲聖所示太陽太陰等名詞者，特示以病之標本程序也，通者然後可以言醫，即此謂也。

(5) 脈陰陽俱緊 虛有羸象，外寒侵及肌表，以障礙血液之運行，與大動脈促進血液運行之作用，兩者所起反應，故脈緊也。

第六節 結論

內有所損，虛熱生焉，風因乘之，每爲溫病之因，身體素弱，體溫低降，每爲傷寒之因；蓋二者皆具風寒入襲之條件，仲聖雖立汗法，特示通利氣血之意，非謂其必汗也。如桂枝湯之佐以糜粥，芍以益血，桂以益氣，合則增益大動脈之運行，而利其氣血也。雖汗實糜粥之汗也，其汗法如何謹慎！後人不曉，動輒汗之，奈何其不誤人於困也。近世醫籍雜出，世人只知傷寒而不知溫病之名，只知汗法，餘則眇然，其距醫字之偏差，豈可以道里計耶？茲附傷寒溫病醫案數則如下：

第一證 傷寒攻瀉之變症醫案

病者：太原吳工廠，工友楊某，以二十三年春四月患傷寒，某醫以爲溫病也，攻瀉之，變症後，邀余應診。

症狀：面赤多汗，氣喘不食，臍腫突出，高出鼻尖一二寸，燙如火割，血痂堅厚，約一二分許，腹脹不食，二便閉結，煩悶發迷，邀余至，則其母姊二人，雙跪佛前，余問以症狀如何，哭以相告，略爲安慰。

病因：楊某以工畢歸家，衣服單薄，冷熱大作，某醫以其脈之浮緊，不食便難，以爲熱也，連以大小承氣攻之，計四劑，即飲食亦止，便已六日不行，蓋以寒病，而以寒攻，遂有以上變症也。

病理：既以寒入，而妨礙血液之運行，故腹脹不食，亦不大便也，大小承氣以攻傷寒之

久而變熱則可，初起即攻勢如堅冰之純寒，則背道而馳也；夫不食腹脹不便，乃氣虛不能促進血液之運行而病也，益氣增其體溫，迎刃而解，不此之圖，而以寒攻之，夫傷寒乃體溫降低，亦可謂之氣虛不能促進大動脈血液之運行也。氣溫鬱於上隔，未能暢達四肢，故虛熱上昂也，醫者不此之察，而病危矣！

診斷：脈沉而伏，舌苔光滑，乃氣滯而血凝也。

治療：宜益氣以增益其體溫，而血凝自行也，與桂枝加朮附湯，湯方如下：

處方一：桂枝二錢 酒芍四錢 焦朮三錢 雲苓四錢 甘草二錢 黑附錢半 泡姜八分

翌日復診：脈浮而緊，舌苔光滑，唇腫略減，大小便利，飲食進，腹脹止，險象消

逝，神識漸清，其姊與母，亦知藥力勝於佛力矣，與益氣溫經湯，湯方如下：

處方二：潞黨四錢 焦朮二錢 雲苓三錢 生芪錢半 橘皮錢半 遠志二錢 甘草二錢

黑附二錢 炮姜錢

隔日再診：脈濡而緩，舌苔淡絳，飲食亦增，唇腫盡消，痛苦皆除，惟體質仍軟，

未能下床耳！加熟地四錢，桂心錢，續服二劑，則無庸復診也。

第二證 傷寒變症醫案

病者：太原砲二十五團秦太太，於二十五年十一月，以傷寒變症，邀余應診。

症狀及經過：體溫低微，耳目失覺，口不能言，院隣促早爲穿衣，其同仁李某，告

以病繼五日，計注射解熱劑十八次，是否可治？全告以注射解熱，因而溫低氣血閉結，體如未便，或可設法也。

病理：傷寒原由溫低血凝，雖有表熱，乃大動脈未能促進血液之運行，因溫低而起之反應也。味者反注射以解熱，不效又不知中止之，以致體溫表熱同歸於盡。

診斷：脈搏已停，體溫消散，心臟將絕，大動脈將失其運行之功用也，宜益氣回陽飲湯，湯方如下：

處方一，砲附片四錢 野黨五錢 焦朮二錢 砲姜二錢 炙草二錢 桂心錢
翌日復診，脈浮緊，舌苔光滑，耳目已覺，口亦能言，氣血暢達，則百廢皆舉也，與益氣溫經湯，（方見前）再二劑，無庸再診也。

第三證 傷寒服平熱散變症醫案

病者：太原晉生工廠，王友田某，於二十四年，舊歷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傷寒變症，邀余應診。

症狀：胸熱四肢厥冷，飲食不下，緊閉二目，頭發冷汗，知覺遲鈍。

經過及病因：工作汗出，歸途寒侵，家人以其有表熱，焉知其本寒耶？反與平熱散，體溫極度低降，血液不達四肢，故厥逆生焉，餘熱殘留胸部，故頭汗而胸熱也。

病理：既傷於寒，血液凝滯，毛孔因而閉塞，故呈標熱也，誤爲真熱，重傷其本，

則不惟毛孔已塞，大動脈亦失其暢矣！雖以藥量之微，然逆症而服之，則劇增十倍也。

診斷：脈沉伏，舌苔白滑，乃大動脈之循環失職，而孤陽之僅存也。

如下；

處方一：桂枝三錢 酒芍五錢 姜半夏三錢 甘草二錢 乾姜錢半 大棗三枚

服後翌午，邀余復診，脈沉而緊，舌苔光滑，其家人告余，以昨服藥後，上午全愈

，下午則復如初症，知非四逆不爲功也，與四逆新加湯，湯方如下；

處方二：淡附三錢 炮姜三錢 焦朮二錢 雲苓三錢 潞黨四錢 灸草二錢 肉桂

錢半

二十五年，舊歷元旦，晤寓賀年，並告以病愈也。

第四證 秋溫舌縮喉部醫案

病者：東關地房張太太，以溫病變症，於二十七年九月五日，邀余應診。

症狀：舌縮及喉，痰聲雷鳴，口不能言，胸熱肢冷，遍體已腫，指按不起，只飲不

食，家人以葦管置水中，以俟其飲。

經過：本以秋溫，醫投以桂枝加二陳之屬，舌縮不言，易醫投以二陳加厚角，以爲

有痰也，凡四劑不效，繼又投以大承氣湯二劑，仍不效，亦未大便秘也。

病理：溫病本以血熱發生，又從而溫燥之，血液耗失，仲聖所謂血虛筋急也。

診斷：脈沉而伏，舌不可見，脈之手痕不復，乃血液凝結，而脈絡不行之徵，俗所謂中風不語也。

治療：宜導滯益水源法，與導滯飲，湯方如下：

處方一：凌霄花二錢 杭芍六錢 生地四錢 荒蔚六錢 積實四錢 茅根四錢 花粉三

錢 橘絡一錢

翌日復診：脈沉而微，血液微有動覺也，其子張某，問余曰：吾母尚可救否？告以症已有覺，與加竹瀝一兩，分二次，沖藥服。

隔日再診：脈沉洪，舌微伸能言，食亦漸進，宜益水却痰法，與九味生地湯：

處方二：大生地五錢 天冬六錢 蔚六錢 積實四錢 甘草三錢 車前四錢 地骨四

錢 麥冬四錢 竹瀝一兩 分二次沖藥服

隔日再診：脈浮滑，舌已伸，舌苔絳膩，痰鳴止，但煩渴異常，言語不休，食量大增，二便皆通，與澄源飲，湯方如下：

處方三：銀花三錢 白芍六錢 馬鞭草四錢 苦參四錢 生芪錢半 公英三錢 陳皮錢

半 甘草四錢

隔日張某造寓，謂母病全愈，計藥七劑，而無一劑之值！極為感激，並謂其父，於

今春亦死於是症，故特遺寓，以表感慨也。

第五證 春溫表散變症醫案

病者：東大街李某，於二十七年四月，以春溫變症，邀余應診。

經過及症狀：緣於四月五日，以春溫，延某醫診治，與以葛根一兩，倍以羌防之屬，未效，又易醫，復以葛根一兩，佐以柴苓之屬，大汗如洗，病者遂冒；然尚有知覺，繼注射以解熱之阿糖納丁，知覺盡失，仰臥露睛，呼吸已止，惟體未僵。

病理：溫病本以燥熱而亡血，味者只知表散以解熱，焉知適足以傷本，蓋昧於益血解熱之道也。

診斷：氣血頻竭，知覺已無，體雖未僵，脈膊已絕，牙關已閉，藥得遽入！宜香附食鹽，各三四兩，炒極熱，粗布包熨胸部，以十分顯爲度，病者醒再進湯藥，否則勿進，與益正回生湯，湯方如下：

處方一，枸杞錢半 酒芍三錢 地骨三錢 麥冬四錢 橘絡一錢 華旗參五分 燈心四分

分

翌晨，病家邀余復診，謂藥後最佳，服藥尤效，診之脈濡而弱，舌苔淡絳。仰臥能言，糜粥可進，與九味生地湯，（可見前）。

隔日家人持方請爲修改，謂病人已能起坐：惟體弱多眠，別無所苦，乃加華旗參一

錢，再服可愈也。

第六證 秋溫呃氣醫案

病者：臨潼第五十五後方醫院副官，趙子陵君，以秋溫發症，於二十九年，八月十一日，邀余應診。

症狀及經過：呃氣上逆，睜眼譫語，舌短話蹇，時呼時笑，多汗不食，小便遺洩，大便不下，已九日矣。與水則飲，時認人時不認人，以手按其黑睛，縱起絛紋，不知瞬動。其院長陳仕希君，將其兩膝疊起，握其上膝，足掌亦不震動。經陳君同學多人會商治療，皆謂無法，而謂奇症！相與向余問訊，是否中竅之傷寒？余答以傷寒雖有呃氣，但皆虛寒，此則實熱夾氣也。惟正虛邪實，皆趨於極耳！並出臨潼中醫所處二方，蓋皆野參此茶之類。

病因：病者因與人口角，回家後午飯，吃炸醬麵兩碗，食後呃氣不止，蓋二三日，即覺體熱困不思食也。

病理：秋溫內鬱，體困煩熱，不思飲食，因口角興奮，反能食也。食前氣熱存留胃中，欲出不能，屢次上逆，氣不下行，血液滯澀，反有充血之象，邀余至已屆十日早晨，眼未閉，呃汗皆未止，傷液可知，大動脈因之失暢則各臟皆病也。

診斷：脈浮疾滑，充血轉屬虛燥也，宜利氣導滯，湯方如下：

處方一，銀花三錢 赤芍四錢 馬鞭草四錢 蕭薈三錢 大黃三錢 公英三錢 廿

草三錢 川棟錢

於九時服藥，十一時後，呃氣漸減，呃聲減緩。十二時後，雖仍有譫語，聲漸清利，舌微展也。加生地三錢，下午再服之。

翌日復診，脈浮滑，舌苔黃燥，呃氣時發時止，聲低減半，時亦停止一二小時，家人與以開水沖鷄子，亦能下嚥，與滑絡增液湯，湯方如下：

處方二，凌霄花錢 杭芍三錢 落實三錢 莞蔚四錢 生芪八分 橘絡錢 麥冬三錢 通草八分

翌晨再診，脈浮滑，舌苔赭膩，呃氣每時約發十數次，譫語仍作，但聲已如常，去凌霄花，加生地天門各三錢告以再服二刻。

余自臨潼回省。十七日，該院戴司藥，來省改方。謂病人全愈，惟多黃痰耳！乃加地骨桑皮各四錢，貝母錢半，並竹瀝一兩，每次五錢，沖藥服。二十四日，趙君函謝，達先生則說已不生，恩同再造云。

第七證 秋溫氣血虛竭醫案

病者，特務團下士某，於本年八月二十日，以秋溫氣血兩竭症，來寓就診。症狀及經過：面色蒼白，汗如水洗，下車後由二人背負入室，適余應診未歸，及聞

見病者，僂臥綳椅，口不能言；四肢厥逆，已八九日矣。

病理：久病多汗，津液消失，溫熱逆於胸膈，胃氣將竭；蓋液達於表，血凝於內也。

診斷：脈沉貼骨，舌苔光紫，四肢冰冷，乃傷液血凝，熱極反有寒象也。

治療：宜強心以促進血液之運行，而通其胃氣；然後可進湯液。與香附食鹽各四兩炒極熟，粗布包好熨胸部凹處。俟病者醒覺，再與地麥益陰湯，湯方如下：

處方一，乾地三錢 地骨四錢 麥冬四錢 杭芍四錢 浮小麥錢半 甘草錢半 橘絡錢半 硃燈心四分

翌日復診，扶掖入室。與語能言，脈沉弦，舌苔絳膩，汗減氣和，厥逆漸回，加減葯天冬各四錢

隔日再診：脈浮滑，舌苔絳膩，飲食增進，面色漸佳，下車後已無須扶掖矣。與九味生地湯，再服二劑，則無庸再診也。

第二章 傷寒贅言

傷寒既以寒凝滯其血液，遂有前述症狀；仲聖麻黃湯，溫經化凝，氣血通利，表裏自和；無如後人畏莫敢用，昧於病灶所在，而以表散爲主！要麻黃理肺，促進小循環之運行，加桂之溫經，甘草之和。雖云汗法，究可化凝而益正。後人表散，自謂和平！

焉知專事汗法，反可傷液，而耗散體溫！安望善果？溫病誤汗，冒症每出，如病後之禿髮，及手足戰抖，耳聾，目眇，多爲誤汗所致也。

傷寒既以寒而閉毛孔；吾人原有熱溼，藉毛孔以外達，夏日之多汗，卽其一例；冬日則爲潛汗，乃吾人所未見！所謂呼吸者，而毛孔佔百分之八十，知此則知傷寒，實寒溼之爲病也。又豈所謂表裏耶？不過邪正之是否相抵耳！前者每謂在表攻之，有引病深入之說，要知傷正之爲逆！何必斤斤於表裏耶？蓋傷寒表閉，溼熱不得外洩，寒以侵之，水溼凝結，此前者之所以探汗法也。利氣以促進血液之運行，燥脾以吸收內鬱之寒溼，尤較汗法之爲宜也。茲附驗方，以供研討，宜桂芪朮苓湯，湯方如下：

處方一、桂枝錢半 杭芍三錢 焦朮二錢 雲苓三錢 甘草二錢 生芪錢半 橘皮錢半 生姜一錢 大棗三枚

上方主治傷寒，以桂芪利氣，白芍調和榮衛，朮苓吸收內鬱之寒溼，服後無須發汗，睡三四小時，大便卽下，體健如常，亦不畏風，蓋氣行血暢，寒溼隨之而下，其病卽解，且免誤汗變症之發生。桂枝去桂，而倍白芍，爲治溫病之妙法，又爲近世所未知也。

第二篇 婦科之部

第一章 月經之研究

(一)月經之命名 月經爲女子發育青春腺成熟期，至衰退期之自然排洩物也。普通最初排洩出之經水，多爲黏液及血漿，稍後則由血液及黏液混合而成。其排洩大抵每月一次，以每月必有之經過，否則致病，故名月經。

(二)月經之原因 經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所謂天癸者，內分泌也。任脈者，植物性神經也。衝脈者，大動脈也。督脈者，大靜脈也。帶脈者，肝門脈也。女子十四五歲，青春腺始告成熟，而產生能化生卵子之分泌物，月經而定期變化，並不爲神經所控制，即使將管轄子宮的神經完全割斷，動情期仍照常發現，蓋子宮爲定期變化，完全爲卵巢之分泌動情素所約束，如患病而割去卵巢，則不復行經，可知經期屬於動情素之定期分泌也無疑。且此內分泌之作用，有使身體起顯著變化之功能，其分布於骨髓腔內之植物性神經，對於生殖器之各部分以起自然之作用，而可造卵之工作，即所謂任脈通也。此植物性神經，又能主宰大動脈行血之作用，俾血液下注卵巢及子宮，以供卵子之營養，即所謂太衝脈盛也；迫卵子成熟，輸卵管之氈毛，亦賴植物性之作用，而起蠕動，輸送卵子。由卵巢達於子宮，子宮粘膜炎腫：液腺微

血管充血腫脹，以備卵之降入子宮也。粘膜腫脹，子宮液腺分泌之粘液因之增多，微血管充血，則大靜脈紫血迴流，較大動脈血液之輸送為遲。微血管因體血而破裂，外層黏膜崩潰，血液黏液流入子宮腔，以次至陰道而排出體外，所謂以時下之月事，亦即月經也。察月經中有皮上細胞，及組織小片等物，蓋即黏膜上皮之大部分剝落物也。

(三)月經之量數 月經來過一次以後，使定期發現，普通二十八天來一次，蓋月經為排卵之用之表現，卵以二十八天成熟一次，亦即以二十八天排洩一次，歷時約三五天，一次量約七八錢至三四兩，隨個人各種情況不同而異，若較平時過多或過少，皆為有病之徵；又來甚久，淋漓不斷，或一二日即停，亦非健康之象。

(四)月經之色素，月經為殷紅而微帶褐色之黏液質，初潮或為紅微帶黃色，其量亦少，厥後量始漸增，色亦漸紅，色以鮮明為宜，過淡過深，或雜有紫色之血塊，皆為病徵，不鮮亦非健康之象也。

(五)月經開始及停止 經曰女子二七月事以時下，此言月經初至之期，當在十四五歲也。此指溫帶居民而言，熱帶女子平均在十歲左右，蓋因地氣風俗體質知覺之不同而異也。要之南方溫暖之地，較早於北方寒冷之區，城市繁榮之城，較早於清靜僻陋之鄉，體健溫高者，較體弱氣寒者為早，知識聰明者，較愚笨者為早，蓋地氣風俗體質知識數者，皆足以影響其生理，而有早晚之不同也。二七之說，以其通於耳！經又曰，女子

七七。地道不通。此言月經停止之期，當在四十九歲也。然此亦不過爲普通之論耳。其因體質稟賦之不同，而月經之停止，有早晚之特殊也。大抵月經開始早者，停止反遲，開始晚者，停止反早，先天足者，停止較晚，先天弱者，停止較早。經所謂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以其天壽過度，氣脈通常，而腎氣有餘也。質言之，即以其先天足，而身體之稟賦厚也。七七之說，亦道其常耳。此外有因妊娠哺乳而月經停止者，爲暫時的，因疾病而停止者，或爲暫時的，或爲永久的，須視其疾病之如何而異也。

(六)月經對於身體各部之影響 女子二七而經通者，以青春驟成熟，發生內分泌故也。近賢樸飲樵謂全身軀體，爲一個系統，即全身軀體，對於全身體之發育與變化，皆能互爲影響也。故月經開始之時，即生殖器發達之日，亦即聲帶變化，腰圍廣闊，乳房漲滿，陰部生毛，全體表現女性現象之候。此即由於全身軀體之內分泌互爲影響也。又月經之來，往往精神上起暫時之變化，即精神過敏，易受感動。每因細故，輒動重怒，亦由生理使然也。至若少女初潮，當發生驚悸恐怖之念，身體之痛苦，蓋亦多矣。

(七)月經異態 女子自二七至七七之間，除妊娠期及哺乳期外，應有月經時下，此生理之常態也；但亦有因生殖器官之發育不完全，而不行經者，有終生不行經，而能妊娠者，謂之暗經。二月一行，不爽其期者，謂之并月。三月一行，不爽期者，謂之居經。一年一行，不爽期者，謂之避年。此雖屬於生理之異態，然亦有屬於病態者，不可不知。